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史  
部  
·  
战  
国  
策

(三)

李 雯瑶主编

## 目摇摇录

战国策卷十二	员
齐策五	员
苏秦说齐闵王	员
战国策卷十三	员源
齐策六	员源
齐负郭之民有(狐)(狐)□者	员源
王孙贾年十五事闵王	员远
燕攻齐取七十馀城	员苑
燕攻齐齐破	员园
貂勃常恶田单	员原
田单将攻狄	员愿
濮上之事	猿园
齐闵王之遇杀	猿猿
齐王建入朝于秦	猿猿
齐以淖君之乱(仇)秦	猿缘
战国策卷十四	猿远
楚策一	猿远
齐、楚构难	猿远
五国约以伐齐	猿苑
荆宣王问群臣	猿怨
昭奚恤与彭城君议于王前	源园
邯郸之难	源源

江尹欲恶昭奚恤于楚王 .....	源
魏氏恶昭奚恤于楚王 .....	源
江乙恶昭奚恤 .....	缘
江乙欲恶昭奚恤于楚 .....	源
江乙说于安陵君 .....	源
江乙为魏使于楚 .....	源
郢人有狱三年不决者 .....	缘
城浑出周 .....	缘
韩公叔有齐、魏 .....	缘
楚杜赫说楚王以取赵 .....	缘
楚王问于范环 .....	缘
苏秦为赵合从 .....	缘
张仪为秦破从连横 .....	缘
张仪相秦 .....	远
威王问于莫敖子华 .....	远
战国策卷十五 .....	殒
楚策二 .....	殒
魏相翟强死 .....	殒
齐秦约攻楚 .....	殒
术视伐楚 .....	殒
四国伐楚 .....	殒
楚怀王拘张仪 .....	殒
楚王将出张子 .....	苑
秦败楚汉中 .....	愿
楚襄王为太子之时 .....	愿
女阿谓苏子 .....	愿

战国策卷十六 .....	愿缘
楚策三 .....	愿缘
苏子谓楚王 .....	愿缘
苏秦之楚 .....	愿苑
楚王逐张仪于魏 .....	愿
张仪之楚 .....	愿
楚王令昭睢之秦重张仪 .....	愿
张仪逐惠施于魏 .....	愿
五国伐秦 .....	愿
陈轸告楚之魏 .....	愿
秦伐宜阳 .....	愿
唐且见春申君 .....	愿
战国策卷十七 .....	愿
楚策四 .....	愿
或谓楚王 .....	愿
魏王遗楚王美人 .....	愿
楚王后死 .....	愿
庄辛(谓)(谏)楚襄王 .....	愿
齐明说卓滑以伐秦 .....	愿
或谓黄齐 .....	愿
长沙之难 .....	愿
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 .....	愿
客说春申君 .....	愿
天下合从 .....	愿
汗明见春申君 .....	愿
楚考烈王无子 .....	愿

虞卿谓春申君 .....	员猿
战国策卷十八 .....	员缘
赵策一 .....	员缘
知伯从韩魏兵以攻赵 .....	员缘
知伯帅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 .....	员苑
张孟谈既固赵宗 .....	员猿
晋毕阳之孙豫让 .....	员远
魏文侯借道于赵攻中山 .....	员园
秦、韩围梁 .....	员员
腹击为室而钜 .....	员园
苏秦说李兑 .....	员猿
赵收天下 .....	员远

## 战国策卷十二

### 齐策五

#### 苏秦说齐闵王

苏秦说齐闵王曰：“臣闻用兵而喜先天下者忧；约结而喜主怨者孤。夫后起者藉也，而远怨者时也。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倍时势而能成事者，寡矣。“今虽干将莫邪，非得人力，则不能割剝（早也）矣；坚箭利金，不得弦机之利，则不能远杀矣。矢非不锐（曾也），而剑非不利也，何则？权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赵氏袭卫，车〔不〕舍，人不休，（传）〔傳〕卫国，城（割）〔刚〕平。卫八门土，而二门堕矣，此亡国之形也。卫君跣（曾也）行，告诉于魏，魏王身被甲底剑，挑赵索战，邯鄲之中鹜，河山之间乱。卫得是藉也，亦收馀甲而北面，残刚平，堕中牟之郭。卫非强于赵也，譬之卫矢而魏弦机也，藉力于魏而有河东之地。赵氏惧，楚人救赵而伐魏，战于州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赵得是藉也，亦袭魏之河北，烧棘沟，坠黄城。故刚平之残也，中牟之堕也，黄城之坠也，棘沟之烧也，此皆非赵、魏之欲也。然二国劝行之者，何也？卫明于时、权之藉也。今世之为国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敌强，国罢而好众怨，事败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地狭而好敌大，事败而好长诈，行此六者而求伯，则远矣。

“臣闻，善为国者，顺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后从于天下。故约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于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遍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于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

“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憎~~也~~早）人為意也；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籍，與多而兵勁，則事以眾強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通是）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摈禍；〔蓄積〕朽腐而不用，帑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禱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強）襲郢而栖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晉〕而滅，蔡恃（晉）〔越〕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于前事矣。

“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骨力）〔力骨〕勁，非賢于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籍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并

灭，有而案兵而后起，寄怨而诛不直，微用兵而寄于义，则亡天下可辄（同躄）足而须也。明于诸侯之故，察于地形之理者，不约亲、不相质而固，不趋而疾，众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强而加以亲。何则？形同忧而兵趋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齐、燕战于恒之曲，燕不胜，十万之众尽，胡人袭燕楼烦数县，取其牛马。夫胡之与齐，非素亲也，而用兵又非约质而谋燕也，然而甚于相趋者，何也？（何则）形同忧而兵趋利也。由此观之，约于同形则利长，后起则诸侯可趋役也。

“故明主察相诚欲以伯、王也为志，则战攻非所先。战者，国之残也，而都县之费也。残费已先，而能从诸侯者寡矣。彼战者为之残也，士闻战则输私财而富军市，输饮食而待死士，令折辕而炊之，杀牛而觞士，则是路（通露）君（通群）之道也。中人祷祝，君翳襦（赠别姓异）、通都小县、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则此虚中之计也。夫战之明日，尸死扶伤，虽若有功也，军出费，中哭泣，则伤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伤者空财而共药，完者内酺而华乐，故其费与死伤者钧。故民之所费也，十年之田而不偿也。军之所出，矛戟折，镞（灑越社）弦绝，伤弩，破车、罢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厮养士之所窃，十年之田而不偿也。天下有此再费者，而能从诸〔者〕侯〔者〕寡矣。攻城之费，百姓理襜（糟糲）蔽，举冲櫓，家杂总，（身）〔穿〕窟穴，中罢于刀金，而士困于土功，将不释甲，期数而能拔城者为亟耳。上倦于教，士断于兵，故三下城而能胜敌者寡矣。故曰：‘彼战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瑶攻范、

中行氏，杀其君，灭其国，又西围晋阳，吞兼二国，而忧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国亡为天下笑者，何谓也？兵先战攻而灭二子〔之〕患也。（日）〔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赵，南战于（长）〔房〕子，败赵氏；北战于中山，克燕军，杀其将。夫中山，千乘之国也，而敌万乘之国二，再战（北）〔比〕胜，此用兵之上节也。然而国遂亡，君臣于齐者，何也？不（嗇）〔图〕于战攻之患也。由此观之，则战攻之败，可见于前事。”

“今世之所谓善用兵者，终战比胜而守不可拔，天下称为善。一国得而保之，则非国之利也。臣闻战大胜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罢而城郭露。夫士死于外，民残于内，而城郭露于境，则非王之乐也。今夫鹄的（早而逃）非咎罪于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则（善）〔喜〕，不中则愧，少、长、贵、贱则同心于贯之者，何也？恶（憎）其示人以难也。今穷战比胜而守必不拔，则是非徒示人以难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则天下仇之必矣。夫罢士露国，而多与天下为仇，则明君不居也；素用强兵而弱之，则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则五兵不动而诸侯从，辞让而重赂至矣。故明君之攻战也，甲兵不出（于军）而敌国胜，冲櫓不施而边城降，士民不知而王业至矣。彼明君之从事也，用财少，旷日远而为利长者。故曰：‘兵后起则诸侯可趋役也。’”

“臣之所闻，攻战之道，非师者。虽有百万之军，北之堂上；虽有阖闾、吴起之将，禽之户内；千丈之城，拔之尊俎（扞）之间；百尺之冲，折之衽席之上。故钟、鼓、竽、瑟之音不绝，地可广而欲可成；和乐、倡优、侏儒之笑不

(之)〔乏〕，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各配天地不为尊，利制海内不为厚。故夫善为王业者，在劳天下而自佚，乱天下而自安。诸侯无成谋，则其国无宿忧也。何以知其然，佚治在我，劳乱在天下，则王之道也。锐兵来则拒之，患至则(趋)〔移〕之，使诸侯无成谋，则其国无宿忧矣。何以知其然矣？昔者魏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其强而拔邯郸，西围定阳，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以西谋秦。秦王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内，尽堞中为战具，境为守备，为死士，置将，以待魏氏。卫鞅谋于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从〕十二诸侯而朝天子，其与必众，故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见魏王，则臣请必北魏矣。’秦王许诺。卫鞅见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于天下矣，今大王之所从十二诸侯，非宋、卫也，则邹、鲁、陈、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东伐齐，则赵必从矣；西取秦，南伐楚，则韩必从矣。大王有伐齐、楚〔之〕心，而从天下之志，则王业见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魏王说于卫鞅之言也，故身广公宫，制丹衣，(柱)建九旂(之旌)，从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处之。于是齐、楚怒，诸侯奔齐，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魏王大恐，跣行按兵于国，而东次于齐，然后天下乃舍之。当是时，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卫鞅之始与秦王计也，谋约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间，谋成于堂上，而魏将以禽于齐矣；冲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入于秦矣。此臣之所谓(比)〔北〕之堂上，禽将户内，拔城于尊俎之间，折冲席上者也。

## 【译文】

苏秦游说齐闵王，说：“我听说，用兵作战喜欢首先发难的，就会招来忧患；组织联盟喜欢招来怨恨的，就会使自己孤立。观其变化，就可以后发制人；顺应时机，就可以远避怨仇。所以圣人处理事情必定借助于权变，必须根据时机行动。根据具体变化而行动，这是处理万事应遵循的原则，而顺应时机，这也是处理万事首要的法则。所以不借助变化去行动，违背时机去行动，而能把事情办成的，实在太少了。即使有干将、莫邪这样有名的宝剑，如果没有人去用它，也不能斩杀、刺伤敌人。即使有坚硬的箭杆，锐利的箭头，如果不借助弓弦和弩机之力，就不能杀伤远处的敌人。箭并不是不锐利，剑并不是不锋利，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无所凭借的缘故。为什么知道是这样的呢？从前，赵国袭击卫国，战车不停顿，战士不休息，逼近了卫都，修筑刚平城。卫都有八座门被土堵塞，两座门被毁坏，〔卫人不得逃脱，〕这是亡国的形势。卫国的国君慌急，来不及穿鞋，光着脚去告诉魏国，于是魏王身披铠甲，磨利宝剑，向赵国挑战，赵都邯郸因而一片混乱，诸侯之间慌成一团。卫国得到魏国的帮助，便收集残兵，引兵北上，夺回了刚平，毁坏了中牟的城郭。卫国并不比越国强大，打个比喻，卫国是箭，魏国是弓弩，卫国是借助了魏国之力，才取得了赵国河东之地。赵国畏惧，楚国为救赵去进攻魏国，战于州西，出于梁门，驻军林中，饮马黄河。赵国得到楚国的帮助，便进攻魏国的河北，烧毁棘沟，捣毁黄城。所以，赵国的刚平被夺走，中牟被毁坏，这不是赵国的本意；魏国的棘沟被焚烧，黄城被捣毁，这不是魏国的本意，〔他们都没有想到会

得这样的结果。)可是,为什么他们当初那样卖劲的大干,〔而最后却得到如此地后果〕呢?这是因为卫国和赵国善于利用时机和权变的缘故。当今那些治理国家的君王,却不是这样。自己兵弱,偏要同强国为敌;国家疲惫,偏要招来众怨;事情失败了,偏要蛮干到底;自己兵弱,生怕处居人下;自己国小,偏要同大国为敌,事情失败了,偏偏喜欢多诈。如果照这六点干下去,要求建立霸业,那就相差太远了。

我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要顺应人民的意愿去办事,善于估计军事力量的强弱,自己不首先发难。所以,结盟不招来众怨,出兵不为别人去抵抗强敌,〔损害自己的实力。〕这样,自己的兵力不会消耗,权力不会削弱,土地可以开拓,愿望可以实现。从前,齐国与韩、魏一道进攻秦、楚,作战并不是不卖力,齐国分得的土地又不多于韩、魏。可是诸侯都归咎于齐国,这是为什么?是因为齐国把诸侯对韩、魏两国的怨恨都集中到自己身上的缘故。而且诸侯各国普遍地互相攻战:齐国、燕国交战不休,越国灭掉了中山国;秦、楚作战,韩、魏也跟着秦国参战;宋国、赵国专心攻战。这十国都专意互相攻战,可诸侯唯独蓄意于齐国,这是为什么?是因为结盟喜欢招来怨恨,使自己孤立;出兵又喜欢为别人去抵抗强敌,使自己损耗实力。

“国家强大了,常常居于人上,因此招来祸患;国家弱小了,常常想侵占别国的利益,因此遭到灾殃。所以,大国因此而危险,小国因此而被灭亡。从大国考虑,不如后发制人,让不义之国充分暴露。后发制人,盟国多而兵强。因此,集合众强以对付弱小,战争必然获胜。假如不违背诸侯

之意，利益就随之而来。大国如果这样做了，那末，威名、尊号不必争夺而自来，霸王之业不去有意争取而自成。从小国考虑，不如谨慎小心，不要轻信盟约。谨慎小心，邻国就不背叛，不轻信盟约，就不致被诸侯出卖。诸侯不出卖，邻国不背叛，就可以避免祸患。〔有了这样的条件，〕粮食将堆积如山，财货将使用不完。小国如果这样做了，就不用祷告而会得福，不必借贷而会富足，所以说：‘根据仁、义来治国，就可以建立霸、王之业；穷兵黩武，必然导致灭亡。’为什么会知道是这样呢？从前，吴王夫差自恃强大，首先发难进攻别国，他攻击楚国，打败越国，亲自率领诸侯之君，可是最后身死国亡，被诸侯所耻笑。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夫差平时总是好居于人上，图谋称霸天下，国已强大却喜欢首先发难，因此招来了祸患。从前，莱国、莒国喜好谋略，陈国、蔡国喜好诈伪。莒国因依仗晋国而被灭，蔡国因依仗越国而国亡。这都是对近邻多诈，轻信诸侯招来的灾祸。由此看来，国家的强、弱、大、小招来的祸患，历史的事实可以作为见证。

“常言说：‘千里马衰弱了，劣马也可以超过它，大力士孟贲疲倦了，女子也可以战胜它。’劣马、女子的力量并不比千里马、孟贲强，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就因为凭借的千里马已衰，孟贲已疲，后起制胜的缘故。现在诸侯互相攻战，不会是同归于尽，而总会有一个独存世上的，如果能按兵不动而后发制人，假手于人，来诛杀不正；隐藏用兵的真实，假托正义以为名，那末征天下就举足可待了。熟悉诸侯的事，了解地理形势，不结盟，不互换人质，国家关系也会巩固；不用督促也努力；相与共事，也不会反覆无常；都遭

到伤害，也不会互相怨恨；都国强兵盛，却能友爱相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形势上共遭忧患，用兵都利害一致的缘故。为什么知道是这样的呢？从前，齐国与燕国在桓之曲交战，燕国失败，十万大军遭到覆灭，胡人乘机袭击燕国，占领楼烦等数县，劫夺牛马。胡人与齐国历来并不相亲，事先又没有订立盟约，却共同进攻燕国，然而胡人与齐国联合比快跑还快，这是为什么？因为形势相同，都遭忧患，用兵利害一致的缘故。由此看来，形势相同的国家结盟，利益就长远。后用兵，诸侯就可归附于我，为我所役使。

“所以，贤明的国君，有远见卓识的丞相，真有想完成霸、王之业的志向，那末就不应把战争放在第一位。战争是国家的祸害，〔发动战争，〕要消耗大量的财力。先已遭受祸害，消耗了大量的财力，而能率领诸侯的，就实在太少了。那些战争的祸害〔显而易见，〕人们听说要进行战争，就把私财捐献给军队，以充实军人市场；又运送饮食，给那些勇敢杀敌的战士；还拆下车辕当柴烧，设置酒宴款待战士，这些都是残害百姓的做法。那些誓死为国捐躯者的家属为他们祷告，死者的家属掩埋好他们的尸体，给他们祭奠；大小城市，都得停下自己的私事，为国家的对外战争服务。这实在是虚耗国家的库存的办法。既已开战，死者未及收殓，陈尸野外，伤者需要搀扶而行。虽然好象立有战功，可是消耗了军费；死伤者的家属痛哭，也使国君伤心。因为埋葬死者致使全家破产，因医治伤员而钱财耗尽。那些平安返家的，则大摆宴席，为他们庆功，这些费用与死伤者家里的开支相同。所以，人民在战争中的耗费，用十年田赋也抵偿不了。军队出发，〔进行战斗，〕矛、戟折坏，刀环弓箭断

绝，弓弩损失，战车破坏，战马疲惫，箭矢损失大半。武器和军械为官家自出、为士大夫所藏，是军中服杂役者所专用的东西。〔这一切，〕即使是用十年田赋也抵偿不了。国家有这样两种耗费，而能率领诸侯的，那就太少了。攻城的费用：百姓准备用来防箭袭击的襜蔽，拿着攻城、守城的战具衝櫓，蒙上禾藁，穿过地穴。国人为准备攻城费用而窘迫，士卒为挖掘地穴而困顿，将帅身不离铠甲，一年之内能够攻下敌城，就算很快的了。长官因久战而无力进行教化，士卒因为战事而阵亡。所以攻下了三个城，还能战胜敌人的，就太少了。所以说，‘不应该把战争放在第一位’。怎么知道全是这样呢？以前，智伯瑶进攻范氏、中行氏，杀死他们的君们，灭亡他们的国家，又向西进发，包围赵邑晋阳，消灭了范氏、中行氏，而使赵襄子担忧。这可说是战争的壮举。然而智伯瑶终于身死国亡，被诸侯所耻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把战争放在第一位，灭掉范氏、中行氏所招来的祸患。从前中山国动员全国的兵力迎击燕、赵之军，在南边的房子一地作战，打败了赵国，又在中山国灵寿以北作战，打败了燕军，杀死燕将。中山国是一个千乘之国，却对抗两个万乘大国，两次作战，都取得胜利，这已是军事上的上乘。可是，中山国终于被灭亡，国君只得向齐国称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考虑作战攻城带来的后患的缘故。由此看来，热衷于战争，其失败的后果，历史事实可作见证。

“现在那些所谓善于用兵的人，屡战屡胜，守城则敌人围攻不下，可说是天下最善用兵的人。一个国家依靠善于用兵而得以保全，这并不是国家的利益所在。我听说，战争中取得大胜的，它的士卒一定死得多，兵力更加削弱。守城虽

不被敌人攻下，但它的人民疲惫不堪，城郭也会被毁坏。士卒战死于国外，人民受害于国内。城郭被毁坏于境中，这并不是大王的乐趣所在。人人都去射箭靶子，这不能归罪于射箭的人。巧妙地使用弓弩躬箭，射中就高兴，射不中就惭愧，不论少、长、贵、贱都希望射中箭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嫌箭靶难以射中，所以都争着要去射中。现在屡战屡胜，守城则敌人攻不下，这不仅是给显示出困难，〔让人争着去克服这种困难，〕而且也害人不浅。这样，诸侯必然视他为仇敌。使士卒疲困，使国家损毁，而且又与诸侯为敌，贤明的国君是不会这样做的。经常发动战争，使强兵削弱，这是有远见卓识的丞相不去做的。那些贤明的国君，有远见卓识的丞相，他们不用动武，而使诸侯顺从；谦让不与人争，很多的财货自然来到。所以，贤明的国君作战，不用动武而能战胜敌人；不动用攻城的衝櫓，敌国的边城就投降；士民尚未觉察，称王的大业就已经完成。那些贤明的国君做事，费用少，费时少，却可以获得长远的利益。所以说‘后用兵，诸侯可以归附于我，为我所役使。’

“我听说，攻战的方法，不在于用兵。即使敌人有百万大军，我方谋划于庙堂之上，就可以战胜敌人；虽然敌人有阖闾、吴起这样的将帅，也可以设计于屋内把他们擒获；千丈高的大城邑，在酒席筵前设谋定计，就可以把它攻下；即使有百尺高的守城战具，凭在坐席之上的策划，也可以把它摧毁。所以钟、鼓、竽、瑟音乐之声不绝于耳，但国土可以扩大，愿望可以实现；优美悦耳的音乐，歌舞曲艺的表演不乏于前，但诸侯都来归服。因此〔一旦建立了霸、王的大业，〕其美名与天地相配，也不算尊高，占有海内所有财

富，也不算富有。所以，善于建立王业的，能够使诸侯劳困，而自己闲逸；使诸侯混乱，而自己安定。使‘闲逸’、‘安定’归于我，而‘劳困’、‘混乱’归于诸侯，这是建立王业的办法。强兵攻来就抵抗，祸患到来就避开，使诸侯的计谋不能实现，那末国家就不会有深重的忧患了。怎么知道会是这样呢？从前魏国领土千里，战士三十六万，国家强盛，北边攻下了赵都邯郸，西边围困了定阳，又率十二诸侯朝拜周天子，向西图谋秦国。秦王害怕，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香，下令全国，所有城上的矮墙都设置战具，全国严加防守，组织敢死队，安排将帅，以防备魏军。卫鞅对秦王献谋说：‘魏国功绩大，号令行于天下，又率领十二诸侯朝拜周天子，他的同盟国很多。所以，拿一个秦国去对抗强大的魏国，恐怕力量有所不及。大王为何不派我去见魏王，那末，我必将击败魏国。’秦王同意了卫鞅的请求。卫鞅拜见魏王说：‘大王的功绩很大，号令行于天下。现在大王率领的十二诸侯，不是宋、卫，就是邹、鲁、陈、蔡，这些小国本来就是接受大王鞭策驱使的，您却不能称王于天下。大王不如去北边争取燕国，向东攻打齐国，那末赵国必须顺从；去西边急取秦国，向南攻打楚国，那末韩国必然顺从。大王有攻打齐、楚之心，又顺从诸侯的意志，那末称王大业便可建立。大王不如先采用王者之服饰，然后去攻打齐、楚。’魏王听了卫鞅的这番话很高兴。于是，按照王者的制度，扩建宫室，制作王者的丹衣，建立九旂之旌，竖起七星之旗。这一切是天子才能享用的，而魏王都享用了。于是齐、楚两国大怒，诸侯都投奔到齐国去。齐国于是出兵攻魏，杀了魏太子，消灭了魏国的十万大军，魏王十分畏惧，来不及穿